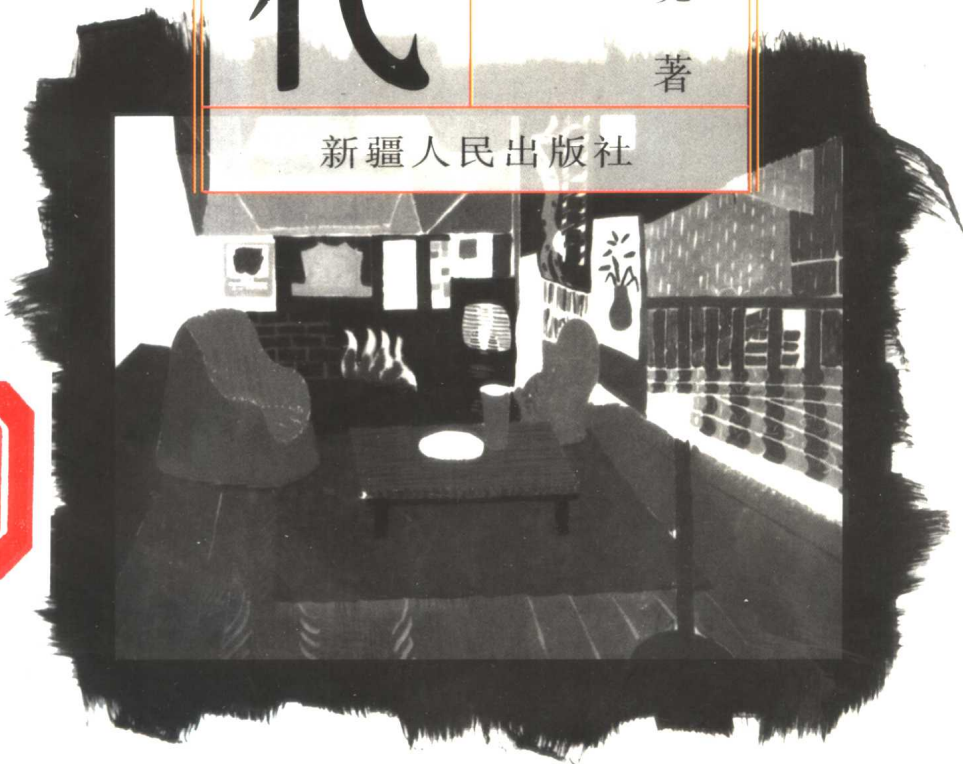


书话与闲话丛书

闲聊时代

吴亮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书话与闲



* T 0 4 2 8 1 5 *

吴 亮 著

闲 聊 时 代

新疆人民出版社

闲聊时代

吴亮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政编码830001)

新疆人民出版社汉编部微机室排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7226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4插页 250千字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7-228-04304-9/I·1571 定价:15.00元

每时每刻（代序）

吴 亮

人们之所以写作，常常是因为他们相信，那个有待书写的事物实在至关重要，或者期望已久的真理已经显身，正等着有人去揭示、判断与预告。这一诱惑如此激动人心，人们似乎站在阳光闪耀的片刻，目不旁视。在这紧要关头，写作者开始忘记了世俗的烦扰，他们肩负使命，事件正在临近，末世之钟仿佛敲响，远方传来箴言，而经典也将要诞生。

一百年前，当塞尚不分季节气候地反复描绘那座平淡无奇的圣维克多山的时候，那座山是默默无闻的，一如凡高狂热描绘的麦田。不幸的误会紧接着发生：几十年后，他们的画先后被陈列在博物馆，闻风而来的游客立即把这些画包围了。他们痴迷地欣赏已经荣升为经典的圣维克多山和阿尔的麦田，柔弱的心灵则在领受圣洁艺术带来的感动。与此同时，也就是这群有教养的游客，当他们恋恋不舍地从博物馆离去，驱车赶赴下一个景点的当儿，却不会对郊外另一些无名山脉或乡村农田有丝毫的感觉。

写作的命运与此相仿——卡夫卡并不陶醉于莎士比亚，他关注的是身边令人厌倦的日常进程。卡夫卡把他的日常关注写进了他的作品，使之成为寓言。圣徒在日常中诞生并且死去，后人把

他搬上祭坛，然后以诠释权威的身份高谈阔论俯看芸芸众生。今天的文学生产性学者，除了在课堂上讲授卡夫卡经典所表现出的博识，却一点也没有卡夫卡所具备的能力和姿态，他们只是寻章摘句，获取授课中的戏仿乐趣，却丝毫不能对自己的时代和日常生活有相似的敏锐发现。

问题的实质到此已经显露，那就是：天才的洞察力是指向一切的，而且，这种才能的闪耀是在“每时每刻”。生活连绵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沿途展开，它是道路而不是景点。

塞尚从不关心他的画是否会进入博物馆，他在写生的时候常常抛弃作品。真理绝非是隐藏在道路尽头的一个神秘处所，而是道路本身。作品只是行路时的足迹，它不是真理，而是寻找真理的证明。如果艺术家身后成了圣徒，艺术作品被迫认为经典，那都是对我们的催眠。

“每时每刻”，这是唯一不可绕开的生存事件，它从无宏大和渺小之分。艺术家并非在以他们的经验教会我们得胜之道，那个虚妄的目的地便是所谓史诗的殿堂。艺术家，不论是塞尚、凡高还是卡夫卡，他们教会我们的是忍受，而不是成功秘诀。这种忍受，是毕生的，它贯穿在我们每时每刻的生存之中。

如果我们再回到写作这个开始时的话题上来，那么结论就是：真理是随时敞开的，它昼夜敞开在我们脚下和道路两旁。真理并不仅仅是阳光和飓风，真理还是我们脚下的泥泞和道路两旁的尘土。

忘记经典，忘记艺术家甚至忘记圣徒的事迹，唯一应当颂扬的，是所有的圣维克多山和所有的麦田。每时每刻，它们都在。

目 录

每时每刻（代序）

吴 亮 1

九十年代

闲聊时代	3
城市剧院的修饰	10
谁是今天的作家？	16
没顶的文人	18
要么畅销 要么沙龙	21
论浮浅主义	25
民众庆典	29
生活永远是有问题的	31
真正的先锋一如既往	34
向先锋派致敬	39

2 目录

游戏的权利	45
论学院派	50
声音	54
想象的逃循	56
拒绝的权利	60
论达达批评	64
再论达达批评	69
争鸣的意义	73
批评是种逃避	77
有没有一个文学史?	81
论新闻主义文学	87
新闻、社会和文学	90
抵制消费社会	92
不妥协的艺术	95
现代城市人的三大问题	98
一个缺乏想象力的时代	106
写作与服装	112
批评的岁月	114
平静如水	117
镜子里的幻觉	120

批评备忘录

批评的缺席	125
移民文学的歧途	128
城镇、文人和旧小说	130

不可思议的罪：杀其所爱

——1993 年答友人间 133

对话纪要

批评的命运

——1987 年答友人间 139

金钱、想象力和清道夫

——1988 年答友人间 142

九十年代：写作、艺术和流行文化

——1990 年答友人间 147

我偶尔也嘲笑一些东西

——就 1993 年的小说答友人间 155

读书和写作

——1993 年答友人间 158

你不能总是在一边旁观

——1994 年答友人间 167

我为什么成为一个批评家

170

夜读札记

读卡夫卡《寓言与格言》 177

读萨特《词语》 179

4 目录

读罗兰·巴特《恋人絮语》	181
读泰纳谢《文化与宗教》	183
读摩莱里《自然法典》	185
读霍尔茨纳《知识社会学》	187
读泰勒《形而上学》	189
读莫洛亚《栗树下的晚餐》	191
读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193
读霍尔特胡森《里尔克》	195
读瓦尔特·拉克尔《魏玛》	197
读魏斯曼《金钱与人生》	199

美术史杂抄

图像的凯旋	203
街头剧场	206
表演的匮乏	209
入场券	211
曾经贫困	213
身份的负担	215
停摆的钟	217
留住时间	219
时尚就是插图	221
交际的贫困	223
将更多的生活带入艺术	225

阅览片言

任意面对一张照片	229
时尚旧抄	231
六十年代的“中国地景艺术”	233
搭乘电车的女人	235
日常生活中的圣像	237
1973年秋季的城市文化生活	239
比现实更持久的是照片	241
阅览时代的细节	243
有些书，我早就扔掉	245
声色光影中的电台脂粉女郎	247
静止的玩具	249
散页的迷思	251

城市寻踪

商场的货架	255
主顾与物品	257
商场中的漫游者	259
妇女乐园	262
假面舞会	265
包装匣子	268
寂静的商场	271
到娱乐场度假	273
儿童福地	276
露天娱乐场	278

6 目录

室内迷宫	280
娱乐场的病症	283
快乐乌托邦	285
地图	286
神秘聚会	288
悠闲的俱乐部	290
开放的俱乐部	293
寄寓	295
凝聚	298
遗落于后世的建筑	299
残骸的再生	301
追回过去岁月	304
观看之中	307
博物馆困境	310
咖啡馆所处的地点	312
艺术家	315
情侣	318
游手好闲者	321



九十年代

闲聊时代

九十年代以后，由于大众文化市场和传播业的蚕食，写作特权正逐渐从一小部分所谓的文人和作家那儿转让出来（虽然由文人和作家撰写的当代文学史并没有终结）。民众的失语症（他们的私人交流散失在民间，却没有对文化正史构成有效影响），随着书面语时期和代言人制度（即由那些拥有写作和说话优先权的人物包办社会声音的时期以及相应的表达程序）的解体而有了治愈的希望。民众社会的声音被发现了（听者和说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它开始产生效果。但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文化”（如阿尔蒙德所论述的）并未迅速来临，先期涌现的，是我们此刻正在亲历的“民众庆典日”，或者是一种节日狂欢式的“市场喧哗”。它把收集来的私语（或来自内心的）上升为一座城市的所有居民都耳熟能详的普遍闲聊（通过广播、电视屏幕、报纸副刊上的写作、影院、电话节目和歌带复制品），它言及民众社会的一切秘密：宠杂的信息、生活现状、肤浅的话题、道德常识、日常情感与趣味、对偶像和包装的过分热衷以及由此导致的精神事物延搁、衰退与休克。

现在，我们不出家门（当然我们只要愿意，随时能走入城市深处的另一个场景），闲聊便可以开始了。“陌生的人群”（如里斯曼所论述的）之间有了倾诉与回应；彼此的隔绝状态打破了，我们阅读通俗小说，在电视屏幕前看肥皂剧，同电话节目主持人聊天（尼采说：人走向他的邻人是为了寻找自己）。我们从流行歌曲的唱词中谋求“外来指导”（就像里斯曼所指出的）；我们知道不仅我们，而且别人，生活也常常“出了问题”（就像海勒所说的）；然后我们通过上述途径，获得一种温暖的安慰（冯尼格说：就这么回事）。我们经由闲聊，了解到什么是好东西和好品位（库里奇断言：广告就是使人们对更好的东西产生购买欲望的手段）。什么是礼仪和高雅（“他们必须接受文化的熏陶，而不只是识几个字而已”这是商业巨头费莱纳在本世纪初说的）。我们慵懒地坐在房内，闲聊把我们包围，“存在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雅斯贝尔斯如是说）。遥远的往事，身边的琐闻，失去的童贞，青春的故事和老人的演义，它们都被陈述，或者，浮现在屏幕上，连屏幕上的人物，都在那儿侃侃而谈无休无止（“人可以借助语言的表达把人整个地歪曲了”，这是雅斯贝尔斯说的）。我们跳来跳去地倾听（或观看）各个片断，闲聊的主题不停地变幻，“没有时间去展望整个生命”（也是雅斯贝尔斯说的）。我们在闲聊中获取一点理解、温情和爱（荷妮指出，那是现代人“对爱的病态需要”。当然，弗洛姆的意思正好相反）。我们在闲聊中潜移默化地学会了流行用语和表达式，修辞、声调、吐字时的节奏，拖腔与尾音的升降都充满了学问（雅斯贝尔斯说：未被照亮的种种现实就遮蔽在习惯用语之下）。不过，这种闲聊，究竟使我们和世界接近了，还是相反地，变得更为生疏和茫然呢？（托夫勒说，信息和知识越多，我们就越难以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至少在目前，闲聊还没有把我们变成“想象中的世界公民”的企图。它仅仅是形形色色的私语——祝祷，与他们分享

快乐、发牢骚、失恋、乡愁，自我欣赏、调侃、逢场作戏、小幽默、趣味传授、节日恭贺，礼仪往来以及所有情感絮语（例如苦恼、受挫感、忧伤、失意）的无限蔓延。

情感絮语的表达权，现在回归于那些无名的私人（无论是维特还是包法利夫人，他们都把表达权让渡给了代言人：歌德与福楼拜）。同时，由于任何一种情感絮语都由它的当事者直接陈述，它就以原始素材的形态迅速被许多陌生人所吞咽、分享与尽览无遗（虚构性的消失是这些平庸故事仍能打动人心的重要条件）。民众不再有读经典小说的必要了，因为在他们身边，类似的缠绵悱恻的故事有的是（虽然他们难以见到这些故事的真实主人公，不过他们确信主人公在地点与时间上与他们的共存性）。毫无疑问，民众的失语症在得到了矫治（医生不能期望他们出语惊人），但是，这种表达权的下达和均分，必然导致文化整体的下滑（代言人的缺席或失效，使文化丧失了代表人物）。“基本智能的下降”（拉斯奇的说法），民众闲聊中所流露的“所有个人关系都带有一定的肤浅性”（罗素的说法），以及通过闲聊将自己的情感定型在易懂的句型中，使自己最终成为“被制成标本的人”（爱略特的比喻），这就是闲聊时代的第一个成果。

在一个闲聊时代，潜心思索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想起了荷尔德林的诗句）？人生的真谛已不在书斋中，而在音像架上，在屏幕的广告动画里。它们向我们灌输（或推销）生活的“真理”，每天为我们摆出一张魔桌（我们想起了格林童话中的召唤：“餐桌，摆满”），出示“长命药水”（我们又想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和护肤美容霜（对青春永驻的承诺酷似“从此过着快乐的生活”这样一句《天方夜谭》中常用的结束语）以及“有钱真好”的朴素箴言。随后，它又义愤地或者娓娓而谈式地向我们诉说“金钱的罪恶”与人在拜金狂潮中的堕落（如莎士比亚所揭示的），所以不能“犯规”（广告则在另一边煽动：有钱赶紧“花掉”，这才

是减轻罪恶杜绝他人欲念的最好方法)。这种层出不穷的自相矛盾的陈述，是因为所有的闲聊者（歌词作者、播音员、剧作家、记者之类）都处在一个自相矛盾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批判的潜能和最初的震惊感（已经不再有新思想了，一切都在历史上演过），但是它都能把所有的现成的批判言词接纳下来，消化掉并输入闲聊者的知识档案，然后在合适的时候将它检索出来，向听者讲说。不错，这就是闲聊时代关于享受/罪恶，金钱/道德彼此和解的范例，而闲聊本身则不失优雅地生存在这一背景前，成为这种和解的又一成果。

那么，我们的性爱关系又如何闲聊时代找到它的表达式呢？“骑士精神死亡了”（我们想起了吉诃德），情爱“陷入金钱的冰水中”（马克思的经典用语），男人在两性之战中节节败退（我们想起了女权主义）；而同时，男人的声音仍然顽强地存在：女人成了在家中等候丈夫的“漂亮摆设”（广告的核心图像），她们是“小甜心”（影视中的常用称谓），“女强人”（好事的记者在经济至上，崇尚成功的历史氛围中的溢美之词），“受害者和悍妇”（这是波娃的概括），如此等等。我们无法分辨出闲聊中的女人形象究竟是什么。闲聊还告诉我们，性爱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维持性爱的“技巧”、“操作”和“游戏规则”（荷妮说，在对爱的要求后面，隐藏着一种内在的敌意）。闲聊告诉我们，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关键是自我的感觉，自我的保护和自我的完善（于是，关于个人生活的美妙安排就是我们的主题），办法就是竭力去追求为时尚所主宰的更加肤浅的事物（尼斯特朗所言），以免遭他人的侵扰与损害。闲聊最后说，我们必须装扮自己，过好每一天，（生命太短促了），尤其是不放过每一个节日（德博德说，人能利用每个机会和借口“不间断地造出许许多多的虚假需要”），与此同时，“塑造”一个现代人形象就不仅为了应付社交，而且简直是我们的头等大事。我们都是艺术家，而“艺术家的头